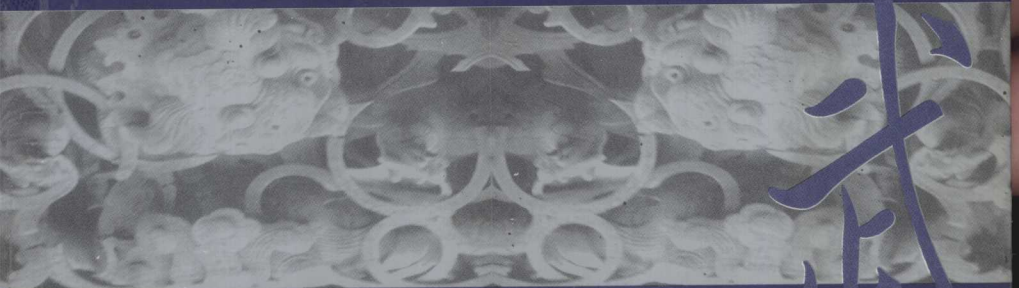


岳麓书社

玄武门

南宫搏 著



李世民在长安皇城内的势力
远不及太子李建成，
却能在一夕之间让风云变色，
他凭借的是什么样的力量？

龚鹏程

总序推荐

玄

武

明

岳麓书社 南宫搏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玄武门/南宫搏著. —长沙: 岳麓书社, 2002
ISBN 7-80665-257-4

I.玄… II.南… III.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102342 号

责任编辑 徐耕白

封面设计 谷积善

玄武门

南宫搏 著

岳麓书社出版发行(长沙市新民路 10 号)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望城县印刷厂印刷

2003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8.125

字数:190 千字 印数:1—5,000

ISBN7-80665-257-4

I·582 定价:16.5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调换

厂址:望城县湘江东路 251 号 邮编:410200

本社邮购电话:0731-8885616 邮编:410006

总序

·龚鹏程·

历史小说的身世，颇为曲折，要从古代谈起。

中国古代的所谓小说，本身就是一种史述，是一种史籍。小说家可能就是采集民间琐闻杂话的史官，故《汉书·艺文志》说小说出于稗官野史、巷议街谈。而《汉武故事》、《西京杂记》、《搜神记》、《续齐谐记》等小说也被纳入史部起居注或杂传类之中。

到了唐宋间，说书人讲说故事，逐渐便改变了小说的涵义。据《东京梦华录》等书记载，当时说话人可以分成几类，当时称为“家数”。其中之分类各书记载有些差异，但大体有四大家数：讲史、小说、说经、说诨话。说诨话，是讲笑话、斗趣，可能近于相声、滑稽、插科打诨之类。说经，是讲佛经。讲史与小说，则是古代小说的分化。仍以描述历史事迹、勾勒历史大势、演说历史人物之行动及典型者，称为讲史。而那些仅借用某些历史场景，或以历史故事原材料，来讲述人物发迹变泰，悲欢离合者，则称为小说。

所以《梦粱录》说：“小说名‘银字儿’，如烟粉、灵怪、传奇、公案、朴刀、杆棒、发迹变泰之事。”用现代的话来讲，就是：它可能写古代事，也可能讲当代。若写古代，则虽借用历史场景，



但它本身自成传奇，目的并不在述史。因此它并不以增进读者之历史知识、复现历史现场、探讨历史演变规律为宗旨，其虚构性也因此而较强。《梦梁录》说小说人能以一朝一代故事“顷刻捏合”，就是说它具有高度虚构之性质。

经过这样分化之后，讲史与小说分途，各领风骚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诸如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武王伐纣平话》、《东周列国志》之类杰出的历史演义。此类稗官野史，本出于巷议街谈；其流传，也深布于民间，中国人，一部二十四史，不知从何讲起。可是，讲史也者，便一朝一代一路讲说弹唱下来。因此，若问我们社会上到底认知了什么历史，正史二十五史或《资治通鉴》一类史籍的影响，其实远不如廿五史通俗演义等讲史系统。

可是，讲史的势力，毕竟引起了文人学士的反弹。稗官野史，原本就相对于正史官史而说。文人学士，也非田夫野老，夙不以巷议街谈为然。故清朝考证学大兴以后，鄙薄讲史，以史籍史事真伪之考订为职志，竟蔚为风气，像章学诚《文史通义》就说：著作之体，要就实，要就虚。不能像《三国演义》那样，既不像正史那样符合“史实”，又不像小说那般全凭虚构，反而造成了读者的混淆。于是，讲史的地位，不仅及不上正史，也不如小说了。

这是讲史之命运的挫折。可是，它的恶梦并未停止。晚清以来，西力东渐，西方小说观进入中土，论者持此以衡，遂越来越对讲史看不顺眼。

现代小说观，第一就是要从创造性讲起。小说既是作者之造物，其人物、情节自必为虚构的。因此，会觉得讲史缺乏创造性，一切人、事、地、物均受限于史实，缺乏作者发挥想像力的空间。而一部缺乏想像力与创造性的东西，还能是好作品吗？但若作者在讲述史事之中，添加了太多想像，甚或改动了历史结局，扭转了史

迹之因果关系，其虚构性又不能令人忍受。非特不会被称赞，反而会被指责，认为那是不能容忍的缺陷。处在如此左右不讨好的情况下，讲史的命运，可谓塞困极了。

这也就是民国以来，缺少历史小说作家的缘故。

现代小说家也不擅长写讲史或历史小说。因为现代的特征之一，就是与传统的决裂。形式上，讲史、历史演义，都被视为旧文体，不再被小说家采用。内容上，现代文学又有去历史化的倾向，不再关怀历史。因此，现代小说家既乏历史知识、又无兴趣处理历史题材。就是想写也写不出来，毕竟，其关怀业已不同了。

现代文学两大阵营，一是现代主义，一是现实主义。现代主义旨在反映现代社会中人的处境，现实主义则以反映社会为目标，它们的关怀所在，都不在历史而在现代。即或采用历史题材，如鲁迅之写《故事新编》，或后来的姚雪垠写《李自成》之类，目的也不在讲史，而在自抒怀抱，改造时代。

可是，人类对历史的情怀，仍是不可磨灭的。现代社会中，讲史仍以巷议街谈、稗官野史的形态在继续发展。刘绍唐先生主持《传记文学》月刊，自号“野史馆馆长”。其所谓传记文学，实即古之所谓讲史也。

但传记文学发展至今，在笔记、考证、述传等方面，固然足以绍续古人；然而衍古事以敷说，足以为古代《东周列国志》、《三国演义》一类作品之嗣响者，实不多见。

高阳、南宫搏这几位先生的重要性就在这儿。

我们现在若把“小说”这个词的涵义放大些看，把古代“小说”与“讲史”两类都纳入现代的小说这个名义下，则现代小说是小说这一条脉络的发展，历史小说就是讲史的延伸。而前面说过，五四运动以后，现代小说蔚为大宗，而历史小说则较寂寥。高阳、



南宫搏几位，自张一军，力撑半壁江山，读者群之广，一点也不逊于现代小说，确实可称为豪杰之士，难能而可贵。

南宫搏，本名马彬，浙江余姚人。从事历史小说之写作，比高阳还早。早在五十年代，在香港，即出版过《圆圆曲》、《风波亭》、《桃花扇》等书，其后陆续写出《武则天》《杨贵妃》等数十部。他与高阳一样，都长期在报业供职，也能写现代小说，但生面别开，为文坛所重者，终究还是历史小说这一方面。

在这方面，南宫搏衍讲史之绪，既用小说形式，也仍保留了传统稗史之型态，有《中国历史故事》、《中国历代名人轶事》等书。小说则除了少数写奇男子，如《吕纯阳》、《鲁智深》、《韩信》、《李后主》；写大时代，如《大汉春秋》、《玄武门》之外，比较集中写历史上的女人。

先后曾写过的女人，包括嫦娥、妲己、西施、蔡文姬、江东二乔、刘兰芝、甄妃、祝英台、乐昌公主、虢国夫人、杨贵妃、武则天、鱼玄机、李香君、潘金莲等，甚至还有一本《妈祖》。

高阳生前，我曾问过他对南宫搏小说的看法，他未正面回答我，只说南宫搏对《唐史》等是很熟的。我明白他如此说，是“不相菲薄不相师”之意。历史小说作家原本就很少，故没有文人相轻的本钱。称许南宫搏史事精熟，则是肯定他做为一位历史小说家的资格。可是高阳与他，写作历史小说的心态、目的及写法，互不相同，是以高阳不愿正面讨论评鹭南宫搏。

事实上，南宫搏虽然著作在六十种以上，读者遍及整个华人世界，却并无正式研究文章讨论过他，比高阳更不受现代文学界正视。高阳物伤其类，不愿矜伐，不随口批评同道，实在是他的好德行。但若从吾人读者的角度看，拿他们两位做个比较，其实正是必要的。

因为，高阳与南宫搏，乃是台湾历史小说写作之两型。

高阳的历史小说，早期着重于讲说传奇，例如写李娃、风尘三侠、杨乃武与小白菜、李师师周邦彦等。后来则历史意识越来越强，一方面结合他的史事考证，以考得者推拟模构，类似重建历史现场，如写李商隐、董小苑、曹雪芹、龚自珍等都是。对“历史疑案”，深感兴趣，小说和考证交互为用。另一方面，则企图找寻历史变迁的因素，以“通古今之变”。他反复提到朝廷和士人的关系，认为士人政治是否健全，乃国家是否康顺的主因，故其小说，着墨于宫朝政局及士大夫生活者甚多。所以说，他的小说，是充满历史意识、着眼于历史整体的。因此他的写法，也就较少单一主线、单一主角，常会以“跑野马”的方式，勾勒社会整体，对历史场景中的典章制度、名物风俗、人际网络非常注意。

相较于高阳，南宫搏所关怀的，是个体化的历史。

从题材上看，南宫搏写的四分之三以上是女人。为什么专挑女人，写些风流韵事呢？是作者意存佻达、性好风流吗？不然。女人的身世，跟宫朝政局时代社会、人际网络，基本上无甚关系。这些女人，是因与君王等特殊男人有关了，才间接与这个社会和历史有关的。关联起来以后，她们可能被指责为祸国之妖姬，可能成为时代沧桑的见证。但就她本身来说，她的生命、喜怒、情爱、遭际，其实自成脉络、自成风景。南宫搏所要描绘的，就是这一段风景，因此，他不但关切历史中的个人、还希望能检索大的社会历史之外的个人史。

他有时也写对历史有举足轻重关系的人物，如韩信、光武帝、唐太宗。但重点并不在刻画那个时代，说明这些伟大人物如何开创了大时代，如何成就其事功。反而去讲诸如光武帝为何一直为了阴丽华而与严光在心底上较劲；李世民如何算计着要发动玄武门事



变，而结交齐王元吉妃及玄武门守将常何的妹妹常婉之类的事。他写太平天国，主线也不放在洪秀全、杨秀清、石达开等人身上，而放在洪宣娇。

南宫搏本人甚少论及他如何写作历史小说，我仅见的一篇，是《从紫凤楼到韩信：兼谈历史小说与历史书》。据他说，他的历史小说写法，直接受德国作家勃勒诺·佛兰克（Bruno Frank）的影响，喜欢以一个人为主线，而以其时代背景陪衬这一个人物，让时代特点和社会风气由一个人或几个人身上反映出来。这也就是我所说的，他惯于把历史个体化，去描绘个体化的历史。历史或时代，就是那个人的遭遇与感受。

要这样写，其实并不容易，因为正史中个人的材料不足，正史大叙事又都是整体性的历史观，很少去注意历史中的个人。故若欲写历史中的个人、或历史社会之外的个人生命史，势不能不大量仰赖传说资料及小说家的想像。南宫搏自己非常明白这一点，也不忌讳，乐于质疑正史、怀疑其合理性，而建立自己的小说正当性。

高阳则相反，他的小说旁附着许多考证，故小说虽非史述，意亦不在证史，却有史事求真或拟真的性质及姿态。因此，两人的不同，乃是历史小说两个类型上的差异，台湾的历史小说写作史上，有此两大典型，足堪珍视。

唯高阳故世之后，遗集整编或举办会议研讨，尚不寂寞，南宫搏则比高阳更不受评论界重视，遗作也缺乏整辑重刊，许多恐怕已不再容易觅得。许多人从前常读其作品，如今思之，殊不免于感叹，这实在是非常遗憾的事。如今校订重刊，令人欣喜钦敬不已。历史小说的命运，或许会因此而再起一次转折，焕发出新的风采，也未可知。

目 次

第一卷.....	(1)
第二卷.....	(8)
第三卷.....	(17)
第四卷.....	(41)
第五卷.....	(69)
第六卷.....	(104)
第七卷.....	(135)
第八卷.....	(165)
第九卷.....	(182)
第十卷.....	(202)
第十一卷.....	(227)
第十二卷.....	(234)

第一卷

长安，一天的下午。

斜阳照着巍然高耸的玄武门楼观。

新兴的大唐皇朝的宫阙与都城，将就隋皇朝的建筑而加以整修——八年来，大唐的皇都经过扩充和修饰，辉煌典丽。

从玄武门的楼观之上南望，是一片广大的屯兵区，毗连着广大的禁苑；再向南望，是东西长五里一百十五步、南北宽二里二百七十步、周十六里一百五十步的宫城，这是大唐皇帝居住与办公的地方。再向南望，是东西长度与宫城相等，南北却宽达五里一百四十步的皇城；这是皇城百官办公的衙署所在。皇城内，南北有七条街，东西有五条街。越过宫城和皇城更向南望，是长安的外郭城，它如一个凹字样三面拱护着皇城和宫城。外郭城的周围有六十七里。

宫城的城墙高三丈五尺，皇城的城墙高二丈八尺，外郭城的城墙高一丈八尺……

——玄武门的楼观高达六丈八尺。

——玄武门外，平原莽苍；玄武门内，禁军的营房星罗棋布。



广宽的道路以及操场，分隔开一堆堆的营房，好像星辰在天。此地，是大唐皇朝命脉所在；此时，驻屯着天下最精强的兵队。

天下最精强的兵队拱卫着大唐皇室。

御苑的钟声响着——就是这一天的下午，在玄武门。

守望于城墙上的兵士，在斜阳中，一个人的影子接着一个人的影子，城墙上，人影有似环练相衔。

营房、操场、道路，一片静穆。

玄武门内的直道东，遥对东苑的一系列屋宇，组成品字形，构筑比其他的营房来得讲究。三列屋都有阔大的前廊，每一前廊，都立着两名持长戟的卫士。

品字形屋系的南首一栋，除了前廊的两名卫士之外，前面旷地上，分两排各站有两名卫士。

现在，这四个人在窃窃私语：

“这女子真够胆，居然敢对秦王殿下如此。”卫士之一感慨系之地说。

“秦王殿下对她，可以算得上很好的了。”

“是的，她很是失礼！”

“那也不见得——秦王殿下说过，男女之间，并无阶级距离的。女人，即使是你我的老婆，也可能摇身一变，成为王妃。”

“轻些，你们听里面——”

室内，有一个女人发出尖锐的声音……

忽然，有一件器皿自窗口飞了出来，碎裂在前廊的砖地上。

前廊上，两名执戟的卫士只看了一眼，仍然木立不动。

旷地上的四名卫士，都侧转身望窗口——

一位衣冠鲜明的青年人匆匆地走出来，似乎，他有着怒气；旷地上四名卫士连忙迎上。

他迎着斜阳走向直道，轻快地进入马栏，上马，双腿一夹，马匹驰骋而去。他上马与放马的姿势，好像是和人比赛，那四名卫士，虽然尽力赶快，但已落在五乘之后。

这青年人，是大唐的皇子，爵秦王，官中书令，兼左右十二卫大将军李世民。

李世民的骑射，久已名满天下的，他的四名近卫，同时上马而只落后五乘，以言身手，应该列入上乘了。据说：皇朝第一流的勇将尉迟敬德，和秦王殿下同时上马，也会落后三乘。

秦王殿下走了，立在廊前执戟的侍卫，舒了一口气。

于是，有一位头发散乱的少女，气冲冲地从屋内走出。她赤着脚，左手提了一对短靴，右手在掠头发。

两名执戟的卫士看着她赤着的双足……

“呸！”她向着旷地啐了一口，望望左右，似乎在犹豫着进退。

于是，又有一名着制服的武职官员，从屋内走出，将廊前碎裂的器皿拾起，再回向室内——他经过她的身边，似是不经意地看一眼，以及现出忍俊不禁的笑。

她不满，但并未发脾气。

周围，依然是一片沉寂，那气氛与她的情绪却极不相称。她的愤懑，好像被玄武门内森严的气氛所压倒。

她，无可把握而又进退失据，呆呆地立了一些时，终于也走向直道。

直道与岔路交接处，是一列马栏，有上盖，有两名厩卒在此地照料。

她赤着的脚底被沙砾摩擦，有些痛。于是，她在马栏的础石坐下，抹拭脚底的沙砾，缓缓地着上靴。

直道上，有马蹄声……



她才着上一只靴，以为是秦王殿下回转来，放下另一只靴，伸手罩着眉棱骨，在斜阳中看。

来的，虽然是五骑马，却不是秦王一行。这使她稍微有些侷促，垂下头来。

五骑马在马栏之前停了，最先下马的人瞥了她一眼，徐徐地走过来，立在她身边。

“做什么？”她并未抬头，但声调却是乖戾与不满的。

那人仍然立在她身边，但不作回答。

“做什么呀？”她把一只靴在地下拍着，粗气地再问。

“你先着上靴！”那人终于出口了。

她听到声音，似乎有些惊异，倏地旋转头——和这一个动作同时，她低声：“太子，是你——”

“你以为是世民？”大唐皇太子李建成爽朗地笑了。

他稍顿，似乎不愿意提到李世民。

“世民刚才出去呀！”太子很快地接了一句。

“我知道，我以为是齐王。”她仰头，撩起散发，微带歉憾地说：“我这样见太子，很失礼。”

“不妨事！”太子保持着爽朗的笑容，“看样子，你好像很有些不舒服。”

“没有！”她一撇嘴，在神情上，是欲盖弥彰。

“是和世民吵嘴？”

“我怎么敢和殿下们吵嘴呢？”她冷冷地说，站起来。

“我想，你还是着上那一只靴子的好。”李建成温和地，但也是风趣地指着她的脚。

她赧然，终于失笑了，立刻蹲下，草草地将靴套在脚上。此时，太子已经向内走了；但是，他只走开几步，就停止。

“到我屋里坐一下？”

——品字形的三栋屋，稍后的两边，是秦王李世民和齐王李元吉的；中间，是太子李建成的，这是他们三兄弟在玄武门内的治事之处。

“不了！”她又已站起，连靴带都没有结上。“时候晚了，我再逗留着，会被大哥骂的。”她说，就走上直道。

“喂——你不骑马？”建成看着她的背影问。

“此地的马没有我骑的份呀。”她回过身，浅笑着接下去，“我怎敢在玄武门内骑马？”

建成搓着手，再向她招手。

“来吧，到我屋里歇歇，回头，我带你出去。”

她稍稍犹豫，终于走向太子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太子贵人，我好像陈报过贱名，有二十次——”她佻巧地回答。

“我是问你正名啊——我自然知道你叫昔昔，玄武门的美人儿，左监门卫将军常何的小妹。从前，常来东宫淘气的——”

“我叫常婉——”她稚气地一笑，“这个名字，有了还不过半年，我忘记了是谁替我取的名，总之，那是一个有学问的人。我大哥请那人吃饭，那人就替我取了一个正名。不过，我还是喜欢昔昔这个名字。”她略有眉飞色舞的神气，“昔昔，是我妈替我取的呀！”

“那么，你知道昔昔的意思了？”太子逗引地问。

“你以为我不知道？”她一撇嘴，立刻接下去，“我大哥着人教我读书的，小时候，若读得不好，还挨大哥打手板。”

“现在呢？”李建成看着她伸出的手掌。

“哼！现在，我可不会让他打了——再说，他在玄武门当值，



也少有回家的时候。”她稍顿，又说：“昔昔，就是夜夜啊！因为我出生之后，夜夜都哭个不停，所以，妈就唤我作昔昔。”她说时，已到了屋子的台阶前面，忽然，她变了主意，“太子，你借一匹马给我，我要出去！”

“不行，你一个人骑了马，他们还是不放你的呀。”

“我会说，是奉太子之命！”她稚气地一笑，“各道守门的都认识我，不会留难的。”她说完，旋转身，就奔向马栏，自行解下一匹马，跨上去，回身向太子挥手致谢，随即向外疾驰而去。

“常何会有这样一个妹妹！”建成望着她的背影，喃喃地自语着。

常何，是李氏皇朝在山西起兵时的勇将之一。当年，籍隶建成麾下，曾经随建成东征西讨，由小校裨将而升到将军，而且成为驻屯禁区的将军。常何的一家，是建成所熟悉的。也由于常何与皇室深厚的关系，昔昔才敢于在玄武门内来去，甚至驰马。自然，在最近半年，昔昔与皇家还有特别的关系……

她的哥哥是本色军人，没有正式读过书，但却诚笃浑厚，从来不敢逾越的。可是，昔昔却不同，她是犷野的，她无所忌讳，她和皇子们在一起也是放肆的。

她虽然是犷野的，可是，她美丽，玄武门禁军中的大将军和将军的眷属，以昔昔最出色。

一个有美丽外形的女子，到处都会占便宜……

在过去，建成虽然时时见她，近来，却少有如今地接近和讲许多话。今天，他有新鲜的印象；今天，他对刚才所见，粗野的形状——赤着一只脚，蓬乱的头发，皱和散的衣服，以及鲜嫩的青春——起了喜悦的玄思。他后悔没有留住她，同时，他也想到自己的弟弟。

建成约略知道，世民与昔昔比较接近。

他想：她是和宫中的女人完全不同的一型——

他想：她是和府中的歌伎们完全不同的一型——

他喜欢这一个无类可归的女人。

这一个无类可归的女人骑了马，出玄武门。

在外门的一列营房，她下了马，将马匹交付，再骑上自己的马——这时，外门的值班兵曹参军已走到她的马前。

“将军不许你来此地的啊！”兵曹参军说。

“你管我！”她睨了那参军一眼，拉转马头。

“我不是管你，我只是告诉你，免得你被哥哥责骂。”

她夹着马，哼了一声，就跃马而出玄武门外郭广宽的道路——那匹马很快就消失在广场中。